

【文学卷】

雕文心之魂

——《社会科学战线》创刊25周年精华集

主 编：郝 正 邵汉明
吉林人民出版社



《社会科学战线》创刊 25 周年精华集【文学卷】

雕文心之魂

本卷主编 王 卓

吉林人民出版社

雕文心之魂 《社会科学战线》创刊 25 周年精华集[文学卷]

主 编:邵 正 邵汉明

责任编辑:翁立涛 封面设计:翁立涛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130021)

电 话:0431-5649710

印 刷:长春市科技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3.5 字 数:35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3319-9/G·1400

版 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 000 册

定 价: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顾 问

王慎荣 《社会科学战线》首任主编、研究员
关德富 《社会科学战线》二任主编、研究员
周惠泉 《社会科学战线》三任主编、研究员
赵鸣岐 《社会科学战线》四任主编、研究员

编委会

主 任：邵汉明
副主任：王 卓 于德钧
成 员：尚永琪 马 妮 李 华 王永平
王 玉 华 胡维革 李彦珍 翁立涛
潘 锐 马 捷 陈家威

战线无垠思无尽 博文添绿意添新

——为《社会科学战线丛书》序

郝 正

1978年被后来的人们称之为“科学的春天”。在那一年的3月，我们做为恢复高考后首批大学生走入了大学校园。不久，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同志在讲话中引用了白居易“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诗句。那真是一个春潮涌动，令人感慨万千的春天。

正是在这万象更新的“科学的春天”，我读到了刚刚问世的《社会科学战线》，她那厚重的学术风格，广博的学科领域，以及锐意创新、推动思想解放的探索精神，很快风靡校园，得到师生们的钟爱。也许就从那时起，我与《社会科学战线》结下了不解之缘。

25年过去了。25年来，人世沧桑，天地巨变。《社会科学战线》也走过了风风雨雨。也许是某种巧合吧，我由一名《社会科学战线》的读者，渐渐演变成作者，近年又转为编者的一员。常言说“渐行渐远”，我与《社会科学战线》，却“渐行渐近”，这也许就是“不解之缘”吧。

25年来，《社会科学战线》究竟凭借着什么样的魅力，自立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众多的哲学社会科学杂志之林呢？是她的名字吗？《社会科学战线》的名字明显带有时代的痕迹，并不那么时尚，更不那么新潮。是她那厚重的篇幅吗？遍览群刊，厚者如云，《社会科学战线》并非鸡群鹤立，能执牛耳。是她偏得天时地利吗？天时者，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早已四海同一了。说到地

利,《社会科学战线》地处北国边塞,既非京都繁华之地,也非花团锦绣之乡,而属于正待振兴的“老工业基地”!

读了《社会科学战线》25年来发表文章汇编而成的丛书,读者也许会参悟到其中的奥秘,从中领悟到《社会科学战线》两代编者的苦心追求。

作为学术期刊,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学术方向的同时,都要追求其学术性。至于何为学术性,诸子百家,其说不一。学术一般是指系统化、专门化的知识活动。学术性首先应该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社会科学战线》25年走过的道路,体现了两代编者一种严谨凝重、持之以恒的求真精神。求真易而执着难。真理需要一个发现过程,同样也需要一个被认识、接受的过程。真知灼见并非一经刊出就举世公认,欢声雷动。恰恰相反,真理的问世往往是曲折的,有争议的,甚至是沉寂的。炼丹须经九转火,选材要待七年时。这种甘耐寂寞、不畏俗论、执着探索、关注学术的风格,贯穿在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读者也由此可见编者的良苦用心。

当然,要办好一本学术杂志,仅有执着的求真精神是不够的。杂志终究是给人看的。要让人看,就要有感染力,要能够紧紧抓住人心。学术的感染力在于学术的水准与敏锐性。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峰。支撑一本杂志的灵魂,当是现时学术水准之作。25年来,《社会科学战线》刊发了许多大师之作,其中也有许多开风气之先之作。许多文章今日读来,仍可感到力透笔墨,气势磅礴,令人忆起那些虽消逝在时光之中,但存留在人心之内的时代风云。特别是一些大师今已做古,睹文思人,令人倍生感伤!

我是研究哲学的,深知哲学即是人学的道理。一本好杂志的灵魂,也是她的人气所在。好杂志是良师,是益友,是提携后学的桥梁,是以文会友的彩虹。25年来,《社会科学战线》陪伴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文友们同经风雨,走过了科学的春天,涉过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疾风暴雨,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滚滚洪流,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学术争论和思想交锋。精神的磨砺,思想的交锋,在《社会科学

战线》的字里行间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擦痕，迸发过闪耀的火花。于今春华秋实，我们可喜地看到，许多大师曾在此心灵交会，一展笔墨春秋。更有一批莘莘学子脱颖而出，崭露头角，已成为今日文坛的先锋锐将。一览那些如今已蜚声天下的中青年专家的处女之作，可见当年一代风流成长的足迹，对今天的青年学者们，或许会更添几分启迪吧！

人生无涯，世界无限，一本小小的杂志是微不足道的。但滴水可以映日，一叶亦可知秋。读罢《社会科学战线》25年来走过的道路，也令我回忆了自己求学至今25年来的寒窗岁月，更忆及25年来国内学坛之风云际会。正可谓二十五载春露秋霜，几代学人革路蓝缕。多少华章妙笔生花，文采飞扬；多少睿智如风似火，开启心灵；多少才俊辉若群星，璀璨夺目。传大师薪火，展泰斗鸿音，襄助新秀，提携后学，以学术为本，开风气之先，当是《社会科学战线》追求之目标。

记得去岁《社会科学战线》举行创刊25周年纪念活动之际，我正在集安参加一个学术活动，驱车千里，翻山越岭，赶回长春参加庆典。时值十月仲秋，偏偏雪下得早，一路之上弥天飞雪，扬扬洒洒，而满山枫叶，如火如荼，银雪红叶，相映相辉。心中顿生诗兴。愿《社会科学战线》风格如深秋红叶，霜重色浓，激情似火；意境如初冬白雪，自由飘逸，冰清玉洁。

驱车千里过长白，
满途红叶胜花开。
无意秋霜山自老，
有情苍柏绿未衰。
斜风寒雨蔽深谷，
银雪紫枫映高崖。
天地茫茫知时冷，
飞絮万点报冬来。

2004年5月10日

战线无垠思无尽 博文添绿意添新

——为《社会科学战线丛书》序 郅 正

文艺复兴至 19 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

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

..... 朱光潜 (1)

从巫术仪式到艺术

——“典型”结构的文化阐释 陆学明 (26)

人性规律与人性描写 陆贻山 (39)

重写文学史中的方法论问题 张 炯 (62)

中国叙事结构的还原研究 杨 义 (74)

中国近代文学理论的发展 徐中玉 (86)

自传统至现代

——近 400 年中国文学思潮变迁论 陈伯海 (121)

《红楼梦》原本是多少回? 周汝昌 (156)

两宋杂剧新说 戴不凡 遗作 (168)

读词札记 唐圭璋 (177)

论近代诗四十首 钱仲联 (186)

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特点	王 瑤 钱理群 (204)
作为运动的新诗艺术群落(1949~1986)	谢 冕 (218)

当代 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批判	王 侃 (239)
中国神话的源与流	袁 珂 (254)
论北方民族的英雄史诗	郎 樱 (264)
金代文学论	周惠泉 (287)

从 70 走向 80 年代的日本文学

——在日本高速经济增长和社会斗争低潮

时期不景气和转化中的文学

吕元明 (316)

审美心理机制的差异性与反映生活的不同取向

——对 19 世纪现实主义的认识

蒋承勇 (330)

泰戈尔与中国

季美林 (347)

中国的“文学自觉”与西方的“文艺复兴”

——比较文化与比较诗学研究札记

曹顺庆 (366)

汉语语音的系统性及其发展的规律性

王 力 (381)

汉语与汉民族思维的文化通约

申小龙 (402)

后记

(417)

文艺复兴至 19 世纪西方资产阶级 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 人性论的言论概述*

朱光潜

 人道主义思想是与资产阶级的历史发展相终始的。在资产阶级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中，人道主义思想一方面见出历史的持续性，另一方面也随阶级力量对比和政治斗争需要的改变而获得不同的具体内容，起不同的作用。为着叙述的方便，我们把所要涉及的时期分为三个阶段：（1）资产阶级新兴阶段，即文艺复兴阶段，约从 14 世纪到 16 世纪，这是自然科学兴起的时期，是造形艺术在意大利达到高峰，戏剧文学在英国达到高峰的时期；（2）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从 17 世纪到 18 世纪，这在哲学上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交锋和启蒙运动的时期，在文艺上是新古典主义运动及其反响的时期；（3）资产阶级由向外扩张转入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即 19 世纪，这在哲学上是德国唯心主义和法国实证主义流行的时期，在文艺上是浪漫主义运动和现实主义运动相继出现的时期。

在三个阶段，人道主义思想渗透到各个文化领域的各个角落里。它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哲学著作里。至于在文艺领域里，它主要地表现在具体作品的具体形象里，可能还比在哲学领域里所表现的

* 这篇旧稿原是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稿，没有发表过。旧稿久已遗失。事隔十多年，吴甲丰同志还保存了一份，建议给《社会科学战线》发表。特补记其经过。

更能显出它与实际生活的联系，但是它有如盐溶解在水里，饮水方知盐味，很难在盐水里搜求盐粒。例如从莎士比亚的戏剧里或是从雨果的诗集和小说集里摘录一些有关人道主义的片断，显然是要从一斑来窥全豹，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因此，我们把论列的重点摆在文艺作家的理论著作上。这样做，就难免有时要跨到哲学的界里，例如蒙田、培根、巴斯噶、狄德罗、赫尔德等人历来就是既出现在哲学史也出现在文学史里的。此外，文艺理论更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美学范围。

在这里，我们想说明一下人道主义在不同阶段里的具体内容以及历史发展线索，同时对某些代表人物或代表思想顺带地作一些简略的介绍。

一、文艺复兴：14 ~ 16 世纪

为什么近代资产阶级一登上历史舞台，就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而这个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又以人道主义为其主要内容呢？

原来在文艺复兴以前，从公元 4 世纪起，在约莫一千多年中，即在封建制度的发展过程中，统治欧洲的是基督教文化，这是一种外来的文化，在希腊罗马古典文化长期扎根很深的区域传播开来的：它一开始就以古典文化（被称为“邪教”文化）的敌对者的面貌而出现的，就对古典文化进行顽强的斗争和无情的摧残，企图把它连根拔掉。这两种文化的对立是很尖锐的。古典文化的理想在大体上说来是人本主义（“人是一切事物的权衡”）和现世主义（“最高的善”是现世的幸福生活）。它重视科学和哲学的探讨以及对美好事物的创造和享受，它要求人在身心各方面的平均发展。它也信神，但是它的神是按照人的模样创造出来而且体现人的理想和愿望的。基督教文化则与此相反，它的基本内容是神权中心和来世天国。人类据说自从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以来，就犯了“原始罪孽”而失去了天国，人的现世生活永远是一种赎罪的过程，要想

再回到天国，就得禁欲苦行，因为罪孽的根源就在肉体的要求或情欲，人世间一切感官方面的享受都是有罪的。这就是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在禁欲的名义之下，对科学和哲学的追求也被认为对修行是有害的。宣传这种教义的罗马教会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或是攫取了世俗政权，或是与世俗政权狼狈为奸，在西方进行腐朽而残暴的统治，使人民长期处在被剥削和镇压的地位，处在穷困和愚昧的落后状态。

这种局面到了13世纪左右开始转变。这是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的历史转变。关于这个转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以及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导言里都已作过扼要的总结。文艺复兴所标志的就是这种经济基础以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变。由于掌握了地中海的航业和工商业中心，资产阶级首先在意大利登上了舞台，所以文艺复兴运动也首先由意大利开始；而意大利也正是中世纪封建堡垒罗马教廷所在，新兴资产阶级要扩张它的势力，就得扫除横在它面前的封建统治和基督教会的障碍，所以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矛头是指向封建制度和基督教会的。人道主义的提出也首先是针对基督教会和封建统治都宣扬的神权主义和禁欲主义的。

凡事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资产阶级在它的新兴阶段，力量还很薄弱，传统习惯势力还很强，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提出人道来对抗神道，人道主义在最初阶段还只取“人文主义”或古典学术研究的形式。在中世纪，惟一类型的学校是训练僧侣的学校，僧侣垄断了文化教育；惟一类型的学科是神学，神学吞并了一切哲学和科学。到了十二三世纪，由于资产阶级已渐露萌芽和实际生活的需要，世俗性的学校开始出现，神学仍然是主要科目，但于“神学学科”（*Studia divina*）之外，添设了《人文学科》（*Studia humana*）。人文学科的内容就是希腊罗马古典各科学术（包括文学、哲学、历史乃至科学技术），因为在这些科目方面，他们只有希腊罗马的遗产可利用。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个名词（*Humanism*）

就是这样起来的，它原来所指的只是人文学科实即古典学术的研究。

“人文主义”在表面上只标志一种学科，在实际上就已含有反封建反教会的意义。首先，在人文学科打破了神学学科的垄断，在学术领域里，在神之外，人也占领了一分地位。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其次，人文学科所代表的古典学术文化，如上文所述，是和基督教文化处于尖锐对立地位的，现在居然能和基督教文化平分秋色，这也就说明了基督教文化势力的下降和古典文化及其所代表的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势力的回升。原先基督教为了夺取统治地位，曾经竭力消灭古典文化；现在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基督教会和它所支援的封建制度，又乞援于基督教先前所赶走的敌人，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人道主义既然取得了和神道主义并立的地位，谁战胜谁的问题就起来了。按照矛盾发展的规律，新的进步的力量总是逐渐由矛盾的次要方面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以至终于达到胜利的解决。

但是这个过程总是长久而曲折的。人文主义者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在起始阶段还是打着宗教旗帜来进行的，因此他们的思想经常充满着矛盾。文艺复兴的最大的先驱是但丁。他在《神曲》里把许多基督教的教皇和大主教都打下地狱，让他所笃爱的罗马“邪教”诗人维吉尔做向导，引他游地狱和净界，让他幼年所钟情的比阿屈理契做向导，引他游天堂，很显明地表现出他对基督教会的仇恨，对古典文化的爱好，对禁欲主义的否定以及对现世幸福生活的肯定。但是他的理想国毕竟是天堂，他的最高的人生理想毕竟是对天国光辉的观照，而《神曲》的大部分思想基础毕竟还是圣托马斯的神学体系。同样的矛盾也出现在意大利第二个大诗人彼得拉克身上。他是近代爱情诗的始祖，古典学术研究的先驱，而且是一位积极的政治活动家。他对劳拉的热爱，和但丁对于比阿屈理契的热爱一样，在西方至今传为佳话，他也和但丁一样，要在学术和事功上博得不朽的荣誉。他自道心事说，“我不想变成上帝……属于

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从这里我们听到了“第一个近代人”（法国史学家洛南 Renan 对彼得拉克的评语）的声音，也可以体会到人文主义者心目中的人道主义，其中有强烈的反禁欲主义的色彩。但是在中世纪基督教影响之下，彼得拉克也有时为自己追求“凡人的幸福”（爱情与荣誉）而感到不安。他的《秘密》——一篇对话，对了解这个时期的人道主义是很有启发性的。在他自己和圣奥古斯丁反复辩论中，我们既可以看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两个不同时代在人生理想方面的尖锐对立，也可以看出彼得拉克的内心矛盾。他仿佛感觉到圣奥古斯丁比自己还更有理。

哲学史家们（例如文德尔邦）往往把文艺复兴分为人文主义和自然科学两个阶段，在人文主义阶段，近代资产阶级重新发现到久已失去的古希腊罗马世界，这对于他们还是一个新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精神解放的作用。但是远较重要的是十五六世纪随着工商业发展而来的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哥伦布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哥白尼发现了一个新天体，接着科学和技术各个领域都开始突飞猛进，这些成就不但替新兴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大大地扩充了他们的精神视野。他们开始认识到自然界的丰富宝藏和无限潜能，也开始认识到人自己的巨大威力和无限光明的前途。因为他们亲眼看到在一千多年酣梦之后，一觉醒来，人就造成了那么多的奇迹。这就激发了他们向四方八面去探险的雄心壮志，但丁、彼得拉克和达·芬奇所醉心的“荣誉”就表现出当时人对自己的尊严感。“巨人时代”就是在这种物质条件和精神气氛中形成的。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文艺复兴时代的人都是一种“暴发户”，暴发户从来是满怀信心，勇于进取的。人发现没有什么东西能束缚自己，人就要求全面发展自己，“完全人”的理想就是这样形成的。

由于自然科学的进展，人发现自己要打交道的是自然而不是神，在达·芬奇的著作里，“自然”和“神”，往往成为同义词，

“自然”往往代替了“神”，他用人是“第二自然”一句含义深刻的话来表达人和自然的关系，自然是造物主，人也是造物主，人创造事物要学习自然那样创造事物，这也就是说，要掌握自然的规律。培根把这个思想表达得更明白：“人对事物的统治只有建立在技艺和科学的基础上，因为要控制自然，只有通过服从自然。”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培根又说，“知识就是力量”。由于他们认识到要控制自然就要认识自然，所以他们特别看重知识。顺便地说，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成为一个重要的阶层，这也是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的。知识的无限潜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新发现。根据这个新发现去瞻望未来，他们在幻想中建立了许多光景美好的乌托邦，比较显著的例子是达·芬奇的《预言》、摩尔的《乌托邦》、培根的《新大西洋岛》以及康帕涅那的《太阳城》，这些乌托邦代表进步的资产阶级对于未来社会的理想，或者毋宁说，空想。但是它们的出发点都是人类将逐渐进步，而进步的途径是人凭科学知识和理性去自觉地征服自然这个大原则，这就为近代西方工业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6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一般说来都是些顽强的乐观主义者，但是资产阶级从呱呱堕地之日起，就已开始暴露出它的先天的病象，而这病象也反映在这时期哲学和文艺著作中。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资产阶级“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条条的利害关系之外，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什么别的联系了”。这种情况莎士比亚在《雅典人泰门》剧里已清楚地反映了出来。^① 金钱成了上帝，它可以把社会中一切都弄得颠倒错乱，不近情理。金钱统治了人，人在金钱面前显得是受摆弄的玩具，这种情况在一般不轻易流露主观情感的莎士比亚的心上也投下了一层悲观厌世的阴影，这表现在他的第六十六首《商籁》里，他历数人间不平事，感到厌倦竟祈求“安静的死”，这也表现在《哈姆雷特》对人的礼

① 参看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资产阶级社会中金钱的势力》一章。

赞里，在以高度热情赞扬人是“宇宙精华！万物的灵长！”之后，陡然宣布这种从“泥土提炼出来的玩艺儿”“不能使他欢喜”。^①同样的情况也反映在大画家米琪儿·安杰罗身上。人的形象不能比出现在什斯丁教堂壁画上的还更雄伟庄严，但是他们的神色毕竟像隐藏一种难以名状的苦痛，而米琪儿·安杰罗的诗歌和信札所揭露的也是一颗寂寞的不宁静的心。对人的尊严的认识并不能使这时期的人觉得做人完全是幸福，这就足以见文艺复兴时代社会的深刻矛盾。

对爱情的歌颂，对现世幸福生活的肯定以及对科学与理性的赞扬在文艺复兴早期原带有反对基督教会的禁欲主义和愚民政策的进步性质，但是到了晚期，情况就略有改变。这种改变可以拿蒙田为例来说明。社会现实证明了科学与理性并不是万能，这就使蒙田反躬自问：“我究竟知道什么？”人的见解是那样分歧，绝对的真理仿佛是难以捉摸的，于是他就走到怀疑论。人仿佛只有提问题而没有下结论的能力。所以根本性的问题就无庸深究，可以不了了之。但是蒙田并没有因此走到悲观主义，他逃避到个人享乐主义里去了，他宣布，“我爱生活”，“我心甘情愿地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自然替我做出来的东西”、“知道怎样忠诚地享受生活，这就是绝对的也是神圣的完美”。我们几乎可以说，蒙田已在培育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萌芽了。趁此我们也可以回顾这个时期的另一部文学杰作：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这主要是一部讽刺封建时代骑士风的作品，同时也突出地描绘了两种典型人物，一个是满脑子虚幻理想，持长矛来和风车搏斗，以显出骑士威风的唐·吉珂德本人，另一个是要从美酒佳肴和高官厚禄中享受人生滋味的桑柯·判扎，唐·吉珂德的随从。他们一个是可笑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可笑的实用主义者，但是唐·吉珂德属于过去，桑柯·判扎却属于未来，随着资产阶级势力的日渐上升，理想的人就不是唐·吉珂德而是桑

^① 见《哈姆雷特》，卞元琳译，第63页。

柯·判扎了。

总之，在文艺复兴阶段，人道主义是作为反封建反教会的武器而提出的，针对着基督教的神道，新兴资产阶级提出了人道；针对着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它肯定了现世幸福生活，特别歌颂爱情和荣誉。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兴起，人们认识到人就是“第二自然”或“第二造物主”，“知识就是力量”。这样就提高了人的尊严感以及人能凭科学知识去控制自然的信心。这一点是当时人道主义最积极的贡献。但是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显出金钱的邪恶势力以及剥削制度所必然带来的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在文艺复兴后期就在乐观主义的基调上添上一点悲观怀疑的低音，而对现世幸福生活的肯定也开始流为个人享乐主义。后来的一些政治革命的口号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来，但是随着近代国家的成立以及宗教改革中新教国家对教庭的反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也开始出现了。

二、资产阶级革命阶段：17~18 世纪

文艺复兴时代对研究自然和征服自然所表现的信心和热情到 17 世纪才开始收到真正的效果，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导言里所列举的牛顿、笛卡儿、凯卜勒、来布尼兹诸人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都是在 17 世纪完成的。十七八世纪欧洲在文化方面占领导地位的是法国，而在经济方面占领导地位的却是英国。英国自从击溃了西班牙的“无畏舰队”以后，就掌握了海上霸权，攫取了新大陆和东印度的大部分市场，因而扩大了资本积累。这两个因素——殖民和贸易的扩张以及自然科学的进展——推进了英国工业的发展，“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业的生产，到了 18 世纪末期这种产业革命在英国就已基本完成。那是个“自由竞争”，强者生存的时代，欧洲其他各国为着生存，就不得不随着英国急起直追。因此，十七八世纪在西方是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开始起激烈变革的时代。

生产力的扩大与生产方式的变革就日益显出生产关系的不适